



京师青年教师出版资助基金

JINGSHI QINGNIAN JIAOSHI CHUBAN ZIZHU JIJIN

HANDAI CAOSHU YANJIU

汉代草书研究

李洪智◎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京师青年教师出版资助基金

JINGSHI QINGNIAN JIAOSHI CHUBAN ZIZHU JIJIN

HANDAI CAOSHU YANJIU

汉代草书研究

李洪智◎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代草书研究 / 李洪智著. —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4

ISBN 978-7-303-17197-2

I. ①汉… II. ①李… III. ①草书—研究—中国—汉代
IV. ①J292.11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48532 号

营销中心电话 010-58802181 58805532
北师大出版社高等教育分社网 <http://gaojiao.bnup.com>
电子信箱 gaojiao@bnupg.com

HANDAI CAOSHU YANJIU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 100875

印 刷: 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48 mm × 210 mm

印 张: 9.875

字 数: 224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6.00 元

策划编辑: 于 乐 王 强 责任编辑: 王 强 于 乐

美术编辑: 王齐云

装帧设计: 王齐云

责任校对: 李 茵

责任印制: 孙文凯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 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10-58800825

目 录

第一章 绪 论/1

第一节 字体问题研究的意义/1

第二节 草书研究的意义/6

第三节 前人研究的缺憾及本书所要解决的问题/11

第四节 本书材料的选择/17

第五节 相关概念的清理及界定/19

第二章 汉代草书的源流/33

第一节 草书概说/33

第二节 汉代草书的界定/36

第三节 汉代草书的来源/44

第四节 汉代草书的形成和发展/56

第五节 汉代草书与章草以及《急就章》之间的关系/79

第三章 汉代草书的草化方式/86

第一节 改变笔形形态/88

第二节 连笔书写/91

第三节 省 减/105

第四节 省 变/109

第五节 归 并/113

第六节 改变平面布局/116

第四章 汉代草书的系统性/121

第一节 系统及其特征/121

第二节 汉代草书系统性的证明/123

第五章 汉代草书的特点/148

第一节 带有明显的八分书笔意/148

第二节 残留古文字特征/154

第三节 草化不够彻底也不够均匀/156

第四节 草法尚不完善，系统也欠严密/162

第六章 从章草看权威人士对汉代草书字形的优化选择/167

第一节 权威人士对字体发展的特殊作用/167

第二节 章草对于汉代草书字形的优化选择/172

第七章 汉代草书在汉字史上的地位/190

第一节 汉代草书是初始阶段的草书，有开启山林之功/190

第二节 汉代草书对于隶变的意义重大/199

第三节 汉代草书促成了隶书向楷书的演变并间接影响了楷书的字形/205

第四节 汉代草书对今文字主流字体的构形有重要的影响/207

第五节 汉代草书对行书的发生发展影响显著/212

附录一：居延新简草书字形总表/216

附录二：汉代草书常用符号表/287

参考文献/300

后 记/305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字体问题研究的意义

如果从殷商甲骨文算起的话，汉字至今已有近四千年的历史，在如此漫长的岁月中，汉字形体的变化非常复杂，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字体，包括我们所熟知的篆、隶、楷、行、草等。在印刷术发明之前，应该说无论如何复杂的变化无一不是在书写过程中慢慢实现的。

王宁先生认为，汉字在实现记录汉语功能的过程中，一直处于认读和书写两个紧密衔接不可分离的矛盾统一过程中，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汉字具有了结构和书写两大属性。因而，汉字的研究相应地可分为字形结构(构形)和字体风格两端。从汉字的识读和使用看，构形至为重要；而从汉字的历史发展、考证辨识和书写风格看，字体研究则是汉字学另一个十分重要的领域。“字是写成的，光研究写好的字却不关注字是怎么写出来的，不是完整的汉字学，因为静态的研究很难深入开掘汉字发展的内在规律，也无法对汉字发展中出现的诸多现象进行解释。”^①

可惜的是，在过去的研究中，很多学者都认为，字体纯属

① 王宁：《从释读的静态文字学到当代书写的动态文字学——论启功先生文字学的特点》，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6)。

书法问题，属艺术范畴，与汉字学关系不大，因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字体问题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一些文字学的著述在谈及相关问题时，往往一笔带过甚至采取回避的态度，所以许多问题一直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解答。

20世纪60年代，启功先生在考察了汉字发展史上诸多复杂的字体现象基础上著有《古代字体论稿》一书，总结出了令人信服的字体学理论。应该说，这是一部指导汉字字体研究的论纲式著作，同时也是“一部把汉字字体的各种现象看得十分深透、细腻的著作，是汉字史、汉字书法学的精深之作”^①。这部著作虽然篇幅不大，但在汉字字体学方面却有很多独创的、精辟的见解。根据王宁先生的总结，启功先生的字体学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四个重要观点：第一，字体的渐变性；第二，字体风格形成的原因及其多样性；第三，字体名实之间的不对应性；第四，字体风格描写的可操作性。

可见，启功先生已经为“汉字字体学”架构了体系，勾画了轮廓，并指明了今后的研究方向。所以，无论这本书的内容，还是通过这些内容所反映出来的启功先生进行字体研究的独特视角和方法，对于今后汉字字体方面的研究都具有非同寻常的指导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董琨先生说：“启功先生对汉字字体发展中种种缠杂不清、甚至相互抵牾的说法进行了逐一的清理，并且得出了科学的结论。套用一句老话，称得上是‘老吏断狱，铁案如山’。他是真正地把字体方面的很多问

^① 王宁：《汉字字体研究的新突破——重读启功先生的〈古代字体论稿〉》，载《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3）。

题搞清楚了。”^①《古代字体论稿》一书不仅内容丰富，廓清了很多复杂的学术问题，梳理了汉字字体发展脉络，而且，启功先生的治学方法也给后学带来了不少启示。董琨先生指出，启功先生的“实物与文献互证”的科学方法和辨证、发展的历史观以及尊重前贤而不迷信成说的治学精神都是具有启发意义的。正因为运用了科学的方法，所以启功先生能够得出带有科学预言性质的推论。例如，在20世纪60年代初没有出土资料可以证明的情况下，他就推论秦代有八分样或接近八分样的文字，这一预言在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中得到了证实。对于这批珍贵的实物资料的出土，启功先生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他在《古代字体论稿》1999年版（图1-1）的“后记”中说：“约五千年来，可分两个大段，小篆和以前的是篆类时期，汉隶以后至今天的真书是隶类的时期。只有真正的承先启后的‘中轴’便是秦隶。但虽唐宋时代考论古代文化的名家也未曾亲见秦隶真形，更无论明清以来了。今天得见‘秦律简’的真迹，补足了这一重要的空白，岂非中国文化史、文字史上一件特大可喜的事！”^②

受启功先生字体学理论的启发，近些年来，王宁先生呼吁汉字学界要关注汉字的字体问题，并身体力行，着手进行字体学方面的探索和研究，为建立系统、科学的汉字字体学而不懈地努力着。王宁先生强调：“字体研究应是汉字学的一个不可或缺”

① 援引自董琨先生在“启功《古代字体论稿》暨汉字字体问题学术研讨会”（2000年11月）上的发言。

② 启功：《古代字体论稿》，40—41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



图 1-1 启功《古代字体论稿》1999 年版书影

考证的需要了，字体风格问题必须提到日程上来”^①。2000 年 11 月，在由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主办的“启功《古代字体论稿》暨汉字字体问题学术研讨会”上，以王宁先生为代表的学者们提出了一个重要议题——建立汉字字体学，而启功先生和他的《古代字体论稿》则被公认为是“汉字字体学”的开山和纲领之作。这次会议影响深远，学者们真正认识到了字体研究的重要价值和必要性，它使得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将目光投向汉字字体研究这一新领域，并以一个全新的视角去观照汉字学研究的诸多问题，由此，一些长久以来困扰人们的问题

^① 王宁：《汉字字体研究的新突破——重读启功先生的〈古代字体论稿〉》，载《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3）。

有望逐步得到解决；作为汉字学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分支，汉字字体学的体系也将日渐完善，从而推动汉字学的研究跨入一个新的领域。而汉字字体研究的科学化，也会令与其有着天然联系的书法学研究有长足的发展和进步。

关于字体问题在文字学中的定位，王宁先生认为，“汉字字体学”是汉字学的四个分支之一，^①“文字学中的字体研究，与构形研究是互相联系的姐妹篇。构形是对汉字的静态分析；字体是对汉字的动态分析。构形是从认字中产生的学问，字体是从写字中产生的学问；文字学中的字体研究仍然是从结构的角度来研究风格，它着眼于汉字的大类型、总风格。它的目的是研究各种风格汉字所具有的共性，即时代的总体特征。而不是研究其中的个性，即书法家的个人特征。”^②

至于文字学中的字体研究要解决哪些问题，王宁先生认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给字体明确的定义。第二，提出字体分类的原则和从风格上区别字体的操作方法（字体学研究的是字体的总风格，用字体赖以生存的大风格去区分不同字体，并把字体的大风格进行理性化的概括是我们的任务）。第三，将历史上出现过的汉字字体进行分类，并区分它们的风格特征（对历史上的字体形成及相互关系作一个大致梳理。王宁先生强调，以前文字学中讲演变大多只讲个体的演变，我们这里讲的则是字体总体风格、面貌的演变）。第四，论述字体之间的相互影响。第五，论述速写字体的变异规律。

① 王宁：《汉字构形学讲座》，11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

② 援引自王宁：《汉字字体论讲义》。

王宁先生还特别指出，“研究汉字字体风格特征和演变规律，探讨变异字体——行书和草书结构的变异规律”是汉字字体学最主要的任务。

第二节 草书研究的意义

草书是汉字发展史上一种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和艺术价值的字体，但由于种种原因，传统文字学对这样一种汉字史上的重要字体并不十分关注。不但如此，有的学者对草书还或多或少持有一定的偏见。比如说，蒋善国在他的《汉字学》一书中讲到汉字形体演变时有这样一句话：“章草和今草都比较有规律可循，狂草任意增减笔画，恣意连写，只求逞快一时，没有任何规律。”后面他又讲：“草书所用的符号，根本不科学，无丝毫规律可循，完全不符合文字符号性的要求。”^①不难看出，蒋善国已经将草书所具有的文字学价值从根本上给否定掉了。可惜的是，在目前的学界，持类似观点的仍大有人在。导致这种现象的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说，从草书自身来说，狂草出现以后，许多书家在进行草书创作时只管宣泄情感却不顾草书字形，导致草法大乱，严重削弱了草书的实用价值。基于狂草的超乎寻常的感染力，普通人头脑中的草书多半是狂草的模样。这种情况下，人们如果将眼光只局限于草法大乱以后的草书的话，觉得它们没有什么研究价值也在情理之中。另外，随着草书实用价值的下降，人们在日常书写中很少通篇使用，尤

^① 蒋善国：《汉字学》，209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

其是狂草，一般仅仅局限于书法艺术的范畴，因而人们对于草书的了解也就越来越少。

那么，草书到底有没有规律？从文字学的角度对其进行研究是否有价值？我们对此的回答都是肯定的。

关于草书的规律性，一个简单的事实就可以说明问题：草书是基于快速书写的实用目的而产生的，作为汉字形体演变中的一种特殊字体，它从产生到现在已有两千余年的历史。在绵延两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尽管它已过了鼎盛期，但时至今日，仍有人在习用。可以从常理上去想一下，如果草书毫无规律可循的话，就不会给人们的识记和运用带来方便，那么它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优胜劣汰是自然的法则，字体的应用亦不例外，草书果真失去了实用价值的话，恐怕它也会像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一些字体那样，无法摆脱被淘汰的命运。所以，草书（我们说的是以载言记事为主要功能的草书，有别于以艺术审美为主要功能的狂草）的规律性是毋庸置疑的。

草书不但有规律，而且成系统，所以，对其进行全面的研究就显得非常必要。而对草书进行研究，从目前来看，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意义：

第一，草书本体研究的需要。狭义的草书从产生至今，从未有人从形体上对其规律及系统进行过全面、深入的研究。不仅如此，即使是草书发生发展的脉络至今仍有很多没有弄清楚的地方。此外，历史上出现过很多与草书有关的名称，像“草稿”、“草隶”等，至今仍有人使用，但很多人对其实际所指尚不完全清楚……诸如此类问题，目前学界尚存在分歧，许多学者仍在争论，所以对草书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十分必要。

第二，研究隶变，特别是隶、楷等今文字阶段主流字体发生发展的需要。隶变是由战国晚期的古文字（以秦篆为主）向八分的演变过程，它是汉字发展史上一次极为重要的变革，这场变革使得汉字由古文字过渡到了今文字。从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当时大量的文字实物材料来看，正如秦永龙教授所说，没有草化就没有隶变，因为隶变本来就是应着人们对快速、便捷的书写的追求而发生的。所以，隶变是以篆书的草化为开端的，继而形成了篆草（即所谓古隶），古隶再进一步草化，狭义的草书逐步形成了。狭义的草书同主流字体的交互影响导致了八分 and 后世楷书（包括今草、行书）的形成。高二适认为：“章草不独为吾国文字草法之权舆，即论今草、正书亦无不由此省变而出。”^①可见，缺少了对于草书的研究，我们对于隶变以及隶、楷的认识都不会真正明晰。

第三，汉字构形学研究的需要。在印刷术及现代汉字信息处理技术出现以前，汉字的社会功能大多是通过手写实现的，所以，汉字不仅在形体上，而且在构形上的一切变化无一不与手写息息相关。适应于用右手执笔快速书写的需要而出现的草书在与主流字体并行发展的过程中对其构形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汉字发展史上许多涉及构形方面的特殊现象都与草书有关。

众所周知，汉字的形体从总的趋势上来看是不断趋简的，在这个过程中，草书对于主流字体的简化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单就我们目前使用的简化字而言，其中有很多单字或部件

① 徐纯原、季伏昆：《记高二适先生和他的书法艺术》，载《书法》，1983（5）。

就是草书楷化的结果，如“东”、“乐”、“书”、“学”等。而且，许多草书楷化(或受到草书影响)而来的部件或整字在历史上早已使用多时了。

王宁先生在《汉字构形学讲座》一书的第十一讲“汉字构形的历时传承关系”中讲到了汉字历时传承的几种情况，其中一种情况就是因不同字体的转写而产生的传承字。“这种情况往往发生在字书与字典编写的过程中，特别是唐宋以后的楷书字典，为了保存古文字字形，要把古文字转写为楷书，一般称为‘隶(楷)定’或‘隶古定’；为了保存变异字体的简化结构，要把行书、草书转写为楷书，一般称为‘行书楷化’或‘草书楷化’。转写带有人为的特点，本来不属于汉字的自然演变，但是，由于字书的流通与汉字的社会流通有着相互的影响，一部分转写字成为社会通行汉字甚至权威规范汉字的情况也时有发生。”接下来王宁先生又讲：“历时认同是文字考据的一项重要基本功，也是现代文字溯源的一项重要基本功。在汉字构形学中，它的应用意义是很大的，但也是较难把握的。”^①我们认为，王宁先生所说的“较难把握”恐怕也包括了“草书楷化”的情况(行书形体接近楷书，因此比较容易辨别得出，但草书字形变异度太大，辨认起来就麻烦多了)，所以如果不研究草书，对草书不熟悉的话，做这项工作就难以尽善尽美。比如说，一部分未释字实际上就是草书楷化(或部件草书楷化)的结果，所以对草书及草书楷化的规律有所了解将对考释这样的疑难字大有帮助。

^① 王宁：《汉字构形学讲座》，90—91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

第四，释读古文献的需要。有人也许会说，草书是一种速写字体，在汉字信息处理技术已经相当发达的今天，它的实用价值已不明显，所以对它进行研究已没有什么现实意义。的确，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已能运用计算机来快速、高效地处理汉字，从而免除了过去用笔书写的劳苦。但是，在大力弘扬传统文化的今天，通过研究草书的规律去掌握草书，却仍有实用价值。比如说，目前已经出土的许多文献资料以及部分传世的古人和近人的手稿皆用草书写就，这就存在一个辨认、识别的问题。所以，对于草书字形演变乃至草化方式的研究都会有助于这项工作的完成。

最后我们要说的是，虽然草书的实用价值削弱了，但在书法领域，它却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然而，艺术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书法艺术必须要以汉字的常规书写为基础。有的书法爱好者因不懂草法规律，不了解草书的符号，出现笔误或将草书看成是笔画的随意勾连，这都是现实生活中常见的现象。所以说，就这一点而言，研究并熟悉草书的规律在今天依然具有重要意义。

本书所研究的汉代草书是通行于汉代的变异字体，它所通行的时段正值隶变接近尾声以及刚刚结束后的这段时间，更属于今文字草书的初始阶段，其中蕴含着极为丰富的字体现象，非常值得研究。因此相对于今文字阶段其他时段的草书来说，汉代草书有着更为重要的文字学价值，恰如沙孟海所言：“谈文字学的向来很少注意到籀篆以外各体，有之，也不过薄言陈述聊备一格而已，并没有将各体文字排列于一条水平线上而予

以同等的待遇，那末，隶草书不是要冤煞了吗？”^①

第三节 前人研究的缺憾及 本书所要解决的问题

一、前人研究的缺憾

马国权说过：“草书的形成和发展，已有源远流长的历史。但对草学的研究，开展却迟缓得多。”^②实际上，对草书进行较为全面的研究不仅开展得迟缓，数量也并不多，这其中从书法学的角度进行研究的又占了绝对的优势。原因很简单，草书在各种字体中最富表现力，也最能充分地宣泄人们的情感，所以前人的研究大多是从书法的角度来进行的，甚至有很多被视为书学理论方面的文章干脆就是一篇篇以草书为歌咏对象的美文。这些文章正如启功先生所说，令学书者“生茫然之叹”，对于文字学的研究来说几乎无裨于实际。再加上传统文字学对于今文字（尤其是变异字体）的研究向来缺乏足够的重视，所以，综观前人的著述就会发现，尽管前人在草书原始材料的整理方面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可资参考的、有价值的东西，但相对于其他字体而言，从文字学的角度对草书所作的研究，不仅数量少，而且在很多方面都存在一定的缺憾：

第一，草书文本的释文仍有很多不甚准确。给草书的文本作释文本属于一项基础工作，但是，它涉及了对于草书结字规

① 沙孟海：《隶草书的渊源及其变化》，见《沙孟海全集·书学卷》，41页，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0。

② 马国权：《草书著作书评（上）》，载《书谱》，第9卷第4期。

律的掌握以及文字学中用字等方面的问题，所以这项工作非常重要，而且也有相当的难度。可惜的是，这项基础工作做得一直就不太好。这里只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大家都很熟悉的书法史上的一件有名的墨迹，同时也是书法理论的经典之作——唐人孙过庭的《书谱》，至今没有一个完全令人满意的释文。

第二，对于“草书”、“今草”等概念的界定尚不清楚。长久以来，人们习惯于凭感觉去说明或形容一种字体的样子，总给人以模模糊糊的感觉。例如，唐人张怀瓘比较早地对汉字字体进行系统的说解，但他在说明草书时仍难免要用一些文学色彩浓厚的语言：“……存字之梗概，损隶之规矩，纵任奔逸，赴连急就，因草创之意，谓之草书。”（《书断》）有时，人们也能抓住某种字体的局部特征，比如说，章草的“字字独立”，今草的“上下连绵”，甚至现代人中有很多干脆认为草书就是“连笔字”，“连笔字”就是草书，等等。严格地说，这些都不是科学的界定。正因为这样，对于草书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字体，如何描述才能使我们将它同其他字体区分开来，仍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许多草书字形汇纂方面的工具书往往夹入行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将草书与行书界定清楚。

第三，对草书发生发展的脉络尚存争议。就今草的发生发展而言，原来认为这已经是一个很清楚的问题，但近些年来，学者们又开始争论起这个问题，各执一端，莫衷一是。

第四，对草书对主流字体的影响这一问题关注得还远远不够。草书在汉字史上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绝不仅仅是因为它可以升华为一门艺术，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对主流字体所产生的影响。这种影响既体现在字体方面，也反映在构形方面。